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七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撰

石蜀六

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十四

高宗

徽宗第九子母賢妃李氏追諡仁皇后五月二十一日天申節永思陵

石

建炎元年上駐蹕維揚○初隆祐太后孟氏將去國南嚮求護身法於道場大德有教以

石蜀六

奉摩利支天母者及定都吳門念天母冥護之德乃以天母像奉安于西湖中天竺刻石以紀事案不空三藏譯摩利支天經念誦法云南無釋迦牟尼佛計南無摩利支天菩薩所我弟子歸命三寶摩利支天菩薩願護我身無人能見我無人能知我無人能提縛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二〇〇冊

加害我無人能欺誑責罰我無人能債我財物不為怨家能得其便即說最上心真言曰唵摩利支娑縛賀或十聲王難中護我賊難中護我失道曠野中護我水火刀兵中護我鬼神毒藥難中護我惡獸毒蟲難中護我一切怨家惡人難中護我佛實語護我法實語護我僧實語護我天實語護我仙實語護我一切處一切時願常護我弟子娑婆縛賀誦時想菩薩作天女形瓔珞莊嚴坐蓮華上左手執天扇右手垂掌向外作與願勢若欲見天真身求勝願者誦滿十萬遍佛言此天常行日月而日月所不能見我因知此天名曰

免一切厄難

二年三月唐州泌陽尉李珣遇北虜入寇挾一僕單騎走夜匿道旁空舍聞車過聲遣僕問唐州賊何在見車中人長丈餘面藍色驚而返珣即乘馬追及之前致敬曰珣避寇至此敢問車中何所載其人曰此京西連劫死人名字天曹定籍汝是李珣亦其數也珣大怖告曰何法可免願賜指教人曰能旦旦念摩利支天菩薩七百遍向虛空回向天曹聖賢則死籍可銷可免兵戈之厄珣方拜謝駕車者疾馳而去自是不賴誦持轉以教人皆得免難續錄

述曰摩利支天經藏中凡三譯唯本朝天息災本呪法最多仁宗親製聖教序以冠其首雖未聞行其法者而菩薩之緣已開先於此時矣當高宗之南渡也隆祐受教大德獲奉像之應李珣請命神人致稱名之功至矣哉威德悲願殆與圓通大士俱不思議釋迦自云我因知此天名得免一切厄難信菩薩遠本又在釋迦之先也今茲中原多故兵革未銷士夫民庶有能若終身若全家行此解厄至簡之法吾見天母之能大濟於人也

十一月敕賣四字師號價二百千

〇

三年正月金虜入淮上幸建康八月上發建康十一月虜酋兀朮宗弼陷杭州錢唐令朱畢率弓兵與之戰力不敵走天竺山虜奄至遂遇害初是圓應法師德賢曉下為兒時相者曰它日有官尼唯出家可免遂落髮往靈山參學于慧淨後竟繼其席臨終謂門人曰吾生前以道力免難死後猶有殘業門人造像入祖堂乃以鐵護其頸及虜至其首真珠王者至靈山祖殿眾像皆立獨師像不起曾怒令斬之以頸有鐵不可傷乃積薪盈門縱火焚之薪盡而屋如故或見神僧千數執瓶注水出沒空表虜眾大驚而退初如靖

法師主上竺兀朮入境師預感夢知此山危運不可免戒眾令避之及虜至或謂可以權迂即聲鐘集眾虜疑其抗已縱兵大掠火其寺○十二月己卯上幸明州壬午次定海御樓船癸巳二十虜陷越州癸卯三十浙東制置使張俊與虜戰于明之西門俊見民間多織席遣兵敎取之以重席覆于路虜騎踐席上皆足滑而仆因急擊之斬首甚眾此
左相府典司史所載不同
四年正月甲辰旦上次崎頭入白峯菴僧歲朝禮懺上前立其旁聞保國安民之辭喜甚為徘徊若飲而行此
石室在巷中丙午三次

台州章安鎮入金鷲山寺有老僧持佛前皆
憂時保國之語上問何典答曰護國金光明
藏上因宿于寺後駐蹕臨安藏賜輦下諸寺
金帛修葺此法初上在京郊有異人授一詩
云牝嫗灘頭一艇橫夕陽多處待潮生共君
不負登臨約同向金鷲背上行及幸海登金
龍坐榻上見壁間題此詩始悟異人示先識
也。庚戌吐虜陷明州其酋奄至南湖寺泉
先已奔散獨介然不肯去酋訶之曰不畏死
邪然曰貧道一生以願力建此十六觀堂今
走矣不忍捨去以求生也酋義之曰師幸爲
我歸北朝建觀堂一如此規制遂虜以行虜

兵至湖心逼律主元肇行師忻然無難色至
京口謂左右曰吾將西歸即聞笙歌之音一
時軍民咸見師念佛西望而化師即參政○
初宏智禪師正覺主天童開拓衆宇衆衆至
千二百人虜之入境也衆將散師止之曰虜
不至此無用避及虜登塔嶺見神兵滿山谷
大懼而退。育王山月堂禪師道昌聞虜且
至就山後掘一窖捧釋迦舍利塔坐其中以
陶器覆於上虜酋至不得塔大怒將火其屋
忽壁間觀音畫像放光出水滿地輪藏自轉
酋大怖畏拜禱而去越七日開窖取塔水至
頭不沒。丙寅三月上次温州館頭寺。

二月乙亥^三上次江心寺有旨以林靈素故
居為資福教院丞相呂頤浩舉圓辯法師道
琛主之。丙子^四虜兵退初杭人以時方兵
旱迎上竺大士于郡中法慧寺侍香火者道
元應至求索舉藏于井取它像置行殿虜還
自四明再犯杭州果詰問大士所在徑取之
去并軀道元行元默哀禱夜至許村若有人
導之者遂得逸歸告于郡時虜焚其城不知
井所在忽聞金石聲就求之獲井出像。三
月己未^五上發江心^六上^七發江心^八上^九發江心^十上^{十一}發江心^{十二}上^{十三}發江心^{十四}上^{十五}發江心^{十六}上^{十七}發江心^{十八}上^{十九}發江心^{二十}上^{二十一}發江心^{二十二}上^{二十三}發江心^{二十四}上^{二十五}發江心^{二十六}上^{二十七}發江心^{二十八}上^{二十九}發江心^{三十}上^{三十一}發江心^{三十二}上^{三十三}發江心^{三十四}上^{三十五}發江心^{三十六}上^{三十七}發江心^{三十八}上^{三十九}發江心^{四十}上^{四十一}發江心^{四十二}上^{四十三}發江心^{四十四}上^{四十五}發江心^{四十六}上^{四十七}發江心^{四十八}上^{四十九}發江心^{五十}上^{五十一}發江心^{五十二}上^{五十三}發江心^{五十四}上^{五十五}發江心^{五十六}上^{五十七}發江心^{五十八}上^{五十九}發江心^{六十}上^{六十一}發江心^{六十二}上^{六十三}發江心^{六十四}上^{六十五}發江心^{六十六}上^{六十七}發江心^{六十八}上^{六十九}發江心^{七十}上^{七十一}發江心^{七十二}上^{七十三}發江心^{七十四}上^{七十五}發江心^{七十六}上^{七十七}發江心^{七十八}上^{七十九}發江心^{八十}上^{八十一}發江心^{八十二}上^{八十三}發江心^{八十四}上^{八十五}發江心^{八十六}上^{八十七}發江心^{八十八}上^{八十九}發江心^{九十}上^{九十一}發江心^{九十二}上^{九十三}發江心^{九十四}上^{九十五}發江心^{九十六}上^{九十七}發江心^{九十八}上^{九十九}發江心^{一百}上

月上駐蹕于會稽天旱詔道法師禱于圓通
齋館即日雨至上大說。七月道君二帝自
韓州遷于五國城^{韓州}
紹興二年正月上駐蹕于錢唐升為臨安府
上每於禁中書金剛圓覺普門品心經七佛
偈暇日常自披讀以發聖解又御書阿育王
山舍利塔曰佛頂光明之塔。二月詔再建
天竺觀音大士殿。四月詔孔子四十九代
孫玠襲封衍聖公^{孔子}
見上從容謂之曰上皇為妖人所惑毀師形
服朕為師去此欺誣道對曰上皇御墨不忍
毀除上笑曰此僧剽老儒為教住廬山太

平禪寺

三年二月廬山道法師申制都省稱崇觀之後煇鮮道士叨冒資品林靈素王冲道輩相兩府者甚衆遂令道士冒居僧上靖康建炎道士視官已行違毀而國忌行香寺院會殿猶敢傲然居上其蔑視國法有若此者今欲

補六

五

復還祖宗舊制僧史略具載每當朝集僧先道後並立殿廷僧東道西凡遇郊天道左僧右尋送禮部取到太常寺狀稱因革禮乾德元年宜掩門肆赦故事道左僧右又檢照嘉祐編敕并紹興新書並以僧道立文爲次其政和條內道僧觀僧及道士位在僧上並已

刪去不行尋蒙朝旨依條改正以僧居上一月太常寺編符諸路應行香立班諸處聚會並依祖宗成法以僧居左班雜調增。八月自治平末始罷度牒舊以黃紙印造偽爲者多戶部朱異始奏令僧道用敕綾牒述曰唐明皇天寶中度牒已用綾素本

朝太宗初年普度十七萬真宗天禧普度二十三萬應此時但用紙牒使之易辨今既斥費欲重其價故用敕綾比同品官之告身亦見朝廷之重僧也

吳郡延祥院僧茅子元者初學于梵法主依放台宗出圓融四土圖晨朝禮懺文偈歌四

句佛念五聲勸諸男女同修淨業自稱白蓮
導師坐受衆拜謹慈乳不殺不飲酒號白蓮
衆受其邪教者謂之傳道與之通姪者謂之
佛法相見傲僧慢人無所不至愚夫愚婦轉
相誑誘展落田里皆樂其妄有論于有司者
正以事魔之罪流于江州然其餘黨效習至

今爲盛

碑

議曰嗟夫天下之事未嘗無弊也君天下
如禹湯而有桀紂相天下如周召而有斯
莽道本老莊而有歸真靈素釋本能仁而
有清覺子元信三教皆有其弊也所謂四
土圖者則竊取台宗格言附以雜倡率皆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鄙薄言辭晨朝懺者則撮略慈雲七懺別
爲一本不識依何行法偈吟四句則有類
於懺歌佛念五聲則何關於十念號白蓮
妄託于祖稱導師僧同於佛假名淨業而
尊爲茲穢之行復褻不良何能具道嗟夫
四年偽齊劉豫同金甯入寇上下詔親征九

陽六

大

月上親詣天竺大士殿焚香恭禱晏平北甯
既而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敗金人齊人于承
州世忠獻俘行在因陳戰沒之人乞加贈恤
上感然曰死於鋒鏑誠爲可閔即敕直學士
院胡松年具詞建水陸大齋以爲濟度是夕
也有見鬼神來會甚衆有夢戰死者咸忻然

第二〇〇冊

相慶以爲自此得生善趣者上聞之大說
五年秋月大旱詔道法師入內祈雨結壇作
法以四金瓶各盛鮮饈水默祝遶四急足
投諸江使未回而雨已洽上大詔特賜金鉢
。九月上幸天竺大士殿炷香住山應如素
對如流上說賜萬歲香山以供大士及度

銀幣之類

七年左司諫陳公輔上疏乞照祖宗成法不
許執政指射有額寺院應臣僚前曾陳乞有
額寺院充墳寺功德者並令改正許與無額
小院詔可初是知院李綱占常州普利及邵
武興聖臺臣論奏以兩處俱為有額有所違

礙詔令別占無額小院士論為快又樞密沈
與求奏稱墳寺妙嚴院雖本家建造既元有
敕額不當撥賜上以為自造之屋不必改正
時諫臣謂與求能體祖宗法意革今日之弊
宜從所請有旨許之

九年敕天下州郡立報恩光孝禪寺為

宗專建追嚴之所

十一年五月宰相秦檜以徑山宗杲為張九
成黨毀衣牒竄衡州塔路。上謂輔臣曰自
佛法入中國士大夫靡然從之上者信於清
淨之說下者信於禍福之報殊不知六經廣
大靡不周盡如易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

遜通禮之正心誠意者非佛氏清淨之化乎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與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非佛
氏禍福之報乎

十二年前左脩職郎詹叔義上財賦表乞住
度牒朝廷從之時臨安府乞度牒修天竺大
士殿敕給錢五萬緡謂侍臣曰朕觀古者人
主欲除釋老二教或毀其像或廢其徒皆不
及久往往愈熾今不放度牒則自可漸銷而
制勝

十三年右司諫詹大方奏曰頃者鼓倡浮言
張九成實為之首徑山宗杲從而和之今宗

杲已竄為之首者豈可不問詔張九成南安
軍居住。臨安府道正劉若謙中省乞道士
序位在僧上妄稱別得指揮僧正善達陳狀
乞檢準紹興三年都省批送法道法師乞復
祖宗舊法繼蒙朝旨批下依條改正應行香
立班諸處聚會以僧在上告示劉若謙取知
委狀後有妄詞以違制論。敕西湖湖北山建
天申萬壽圓覺寺。敕再修西湖壽星院主
事者乞撥度牒上曰言者皆欲賣牒以資國
用朕謂不然一牒所得不過二百緡而一夫
不耕矣若住撥十年則其徒自少矣
十五年敕天下僧道始令納丁錢自十千至

一千三百凡九等謂之清開錢年六十已上
及殘疾者聽免納道法師致書於省部曰大
法東播千有餘歲其間汗隆隨時暫尼終奮
特未有如今日抑沮卑下之甚也自紹興中
年僧道征免丁錢大者十千下至一千三百
國四其民士農工商也僧道舊籍仕版而得

錫六

與儒分鼎立之勢非有經國理民之異以其
祖大聖人而垂化爲善故耳至若天灾流行
兩賜不時命其徒以禱之則天地應鬼神順
抑古今耳目所常聞見者也夫苟爲國家禦
留而來福祥亦宜稍異庸庶之等夷可也若
之何遽以民賦賦且數倍今天下民丁之賦

多止緡錢三百或土瘠民勞而得額免者爲
僧反不獲齒於齊民以其不耕不蠶而衣食
於世也夫耕而食蠶而衣未必僧道之外人
人耕且蠶也

述曰目僧道同丁夫而出征賦以免之豈
獨僧道之恥亦國家不知尊尚二教之恥
也今州家征免丁則必舉常年多額以責
之而不顧僧之存亡去住既又欲以虧額
均賦諸寺者其爲患皆此類嘗考郡志云
僧道免丁歲無定額官吏曾不省此王荆
公創新法當年後世誰不知爲民患然今
之爲政者語安石則目之小人追民賦則

仍用其立法蓋利源一開雖有聖人之治
所不能革以人心好利者同然耳然則爲
利創法者未嘗不爲後世患悲夫

十七年七月寶覺圓通法濟大師法道趺坐
說法合掌而化建塔于北山九里松

二十一年初太后韋氏北還之日以道家四

聖

九

聖有神助至是改孤山爲延祥觀以奉之遷
法師全身于馬腦坡見陶器中舍利無筭○
十一月謫衡州宗杲量移梅州

述曰自古公卿與釋氏遊者重其道敬其
其人耳本朝公卿交釋氏者尤爲多未
聞以語言之過交相爲累者洪覺範之竄

朱崖坐交張無盡杲大悲之流衡陽坐交
張子韶而皆以語言爲其罪夫儒釋之交
遊不過於倡和以詩談論以道否則爲廬
山結社之舉耳豈當陷賢者於姦佞而鉤
黨於林閒之人哉其爲法門不幸有若二
師者言事之過論九重之不察也

二十三年十月給事中知瀘州馮楫字齊剛
塔委漕使攝郡事別僚佐具衣冠望闕再拜
著僧衣升座橫柱杖膝上說偈言而化始楫
問道於杲佛日頓悟心旨南渡之後所在經
藏殘闕每以奉資解音造大藏經四十八
所小藏四大部者亦如其數世以華嚴法華爲

大所至與高僧逸民續蓮社時賢咸從其化
二十四年詔以上天竺爲御前道場特免科
敷等事。寓衡州衍聖公孔玠卒詔其子摺
聚封衍聖公是爲五十代

二十五年初是治平初飛山戒珠禪師依高
僧三傳采修行淨業臨終往生者作淨土傳

三卷元豐間尚書王古增補新開通爲四卷
是年錢唐陸師壽續集往生淨土者爲八卷
易名寶珠集

二十六年張九成知温州九成謫南安軍十
四年寓橫浦僧舍日談經著書以自適嘗曰
六經皆妙法也。九月禮部侍郎吳秉信卒

紹興初時相諱言兵事斥秉信爲黨人乃歸
四明城南築菴禪坐製一棺夜臥其中至五
更令童子扣棺而歌曰吳信叟歸去來三界
無安不可住西方淨土有蓮胎歸去來聞唱
即起禪誦久之檜相亡召爲禮部侍郎時國
用匱乏秉信請賣度牒以裕國因言及秦堂
尋被論以佞佛邀福出知常州旣而復被召
至蕭山驛舍令家人靜聽咸聞天樂之音即
曰清淨界中失念至此金臺旣至吾當有行
言訖而逝。十月敕量移梅州宗景復形服
放還十一月詔住明州阿育王山
二十七年八月禮部侍郎賀允中上殿上問

天下僧道幾何答曰僧二十萬道士萬人上
曰朕見士大夫奉佛者多乞放度牒今田業
多荒不耕而食者二十萬人若更給度牒是
驅農為僧也佛法自漢明入中國其道廣大
終不可廢朕非有意絕之正恐僧徒多則不
耕者衆故暫停度僧耳

聖政

述曰 高宗聰明而達於權道故不放度
牒將抑僧以助農如古人排佛正以不耕
為國蠹可謂知政本矣然嘗論之今之為
僧者未暇以學道言之或迫於兄弟之衆
多或因無田而不耕皆天下之閒民也深
山蛇虎之鄉遠海斥鹵之地非田也出家

之士率衆力馮志願幸而可開為畝皆天
下之閒田也以閒民食閒田未嘗為農病
也矧今為農者常自多常苦於天下之田
少而寺院之產常自定不令閒民為僧則
農益多農多而常思農始病矣去而為商
賈為百工為遊乞為倡優趨末者紛紛然
又不能為則盜於海劫於陸無所而不為
矣然則驅閒民而僧之是亦為政之權道
也可不講明乎

而六

十一

十月六日住天童山正覺禪師沐浴更衣正
坐而化齒髮道具自然生出舍利葬全身於
東谷謚曰宏智禪師妙光之塔有禮塔求舍

利者皆如其意

說

二十八年二月詔佛日禪師宗景再住徑山
○七月起居舍人洪遵論鑄錢未及額上諭
大臣令民間銅器以它物代之乃出御府銅
器送鑄錢司大炊民間銅器寺觀佛像鐘磬
並令置籍每斤收算二十

說

述曰紹興之際住持勝不以此為利而且
征僧道免丁算寺觀鐘磬所得無多而徒
使後世指為作古蓋小臣庸奴義以財賦
之稅根人主之心而當時輔相不能開陳
為利之輕重耳

三十年十一月住靈隱道昌禪師上表乞頒

行度牒不報

說

三十一年禮部侍郎吳子才奏乞頒行度牒
言事者以佞佛斥之罷歸田里○七月金甌
主元顏亮徙居汴京九月自將入寇兵號百
萬中竺寺沙門曇瑩學禪悟易屢對禁中至
是策以易數謂亮當薨於江北十月下詔親
征浙西總管李寶舟師敗之密州中書舍人
虞允文叔都統王權散卒敗之采石亮欲渡
瓜洲令於衆曰三日不渡江當盡殺諸將衆
苦其虐夜半諸酋射帳中殺之而遁
三十二年正月上歸自建康五月詔禪位于
皇太子○十月淫雨不止上遣內侍禱于上

興

十三

三

十二

竺燦煙始升晚日開霽上喜出內府玉器三品以施大士殿壽成太后施七寶冠。賜徑山宗杲大慧禪師

孝宗射鵰二十二相

銘

隆興元年初是太祖後七世子僞為嘉興丞妻張氏夢神人稱崔府君擁一羊與之赤

娘初封晉安郡王。上初在王邸遣內都監至徑山問道於杲禪師答以偈曰大根大器大力量荷槽大事不尋常後在建邸遣內知客至山賜妙喜菴三字及真讚至是悉取向賜識以御寶是年八月十日師示寂上傷悼不已賜謚普覺塔曰寶光語錄入大藏右相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二〇〇冊

湯思退參政李邴內翰汪藻禮部侍郎張九成給事中馮楫皆問道有悟入四公法乾道元年二月召靈山子琳法師入見問曰朕欲讀經以何為要師曰金剛圓覺最為要道又問參禪之法師曰直須自悟上說賜號忍受。二月以鄭國公主出家敕品官庶民有毀辱僧尼罵稱无字者依祥符宣和敕旨品官勒停庶民流千里仰天下州軍徧榜曉諭仍許僧尼錄白指揮與度牒隨身永同公擬應僧尼過犯官司不得私理須奏聞取告施行

三年二月駕幸上天竺禮敬大士問住山并

訥曰大士之前合拜不合拜師曰不拜則各
自稱尊拜則互相恭敬上欣然致拜又問歲
旦修光明懺之意師曰佛為梵釋四王說金
光明三昧之道囑其護國護人後世祖師立
為懺儀於歲旦奉行其法為國祈福此盛世
之典也上說授右街僧錄後賜錢即道翊法
師故居建十六觀堂命內翰樓鑰作記。三
月敕於禁中建內觀堂一遵上竺制度。○
日本遣使致書四明郡庭問佛法大意乞集
名僧對使發函讀之郡將大集縑衣皆畏縮
莫敢應命樓心維那忻然而出日本之書與
中國同文何足為疑即揖太守橈封疾讀以

佛

十三

瓜指其絃七處讀畢語使人曰日本雖欲學
文不無疎謬遂一一為析之使慚懼而退守
踰躍大喜曰天下維那也
四年四月八日召上竺訥法師頌五十僧入
內觀堂行護國金光明三昧齋罷說法上曰
佛法固妙安得如許經卷師曰有本者如是
上說進授左街僧錄慧光法師自是歲歲佛
生日賜入內僧帛五十疋修舉佛事宋之瑞
。九月上謂禮部尚書李燾曰科舉之文不
可用佛老語若自修之山林於道無害倘用
之科場恐妨政事神興
連曰儒家用老莊語其來已久故不可一

且絕去至若竊理之妙靈性之與高出世
表而無所不容者則無越乎釋氏之書然
儒家欲明理於天人之際易共範中庸大
學語孟求之自足倘涉乎佛經語意則自
違其宗而放肆無歸矣大哉 孝廟之戒
其有旨乎

六年四月上與羣臣論東都治亂消長之數
上曰朕每念治平已前國家無事自王安石
首亂成法繼之以章子厚趙鼎蔡京之徒至
靖康輔臣率皆廢擢以致大壞蔡京謫死湖
湘四十二年遷葬之日皮肉銷盡獨於心上
隱起卅字若镌刻然案佛經如來具三十二

相曾題卅字是其一由戒定慧積修所成其
相明妙魔王亦有三十二相其相稍晦今京
相如此豈非魔乎又豈非天地大數產此魔
物為生民之禍乎初相三十一十一月選德
殿親灑靈威觀音之寺及靈威觀音殿以賜上
位解六年 佛

七年二月靈隱慈遠禪師入對選德殿上曰
如何得生死對曰不悟大乘終未能免上
曰如何得悟對曰本有之性磨以歲月自然
得悟上曰悟後如何對曰悟後始知今日問
答皆非上曰一切處不是復如何對曰現體
現前更無可見之相上有省首肯之

八年正月車駕幸靈隱賜資有加。八月召
天竺訥法師徑山印禪師則暉靈隱達禪師
及三教之士集內觀堂賜齋復令達禪師獨
對東門賜坐問曰前日睡中忽聞鐘聲不知
夢覺是同是別對曰夢覺無殊教誨分別上
日鐘聲從何處起對曰從陛下問處起十月

賜靈隱慧遠佛海禪師

九年正月召上竺訥法師獨對選德殿賜坐
問大士歷代靈跡及法華經旨繼對。魏公
史浩佚老于四明自號真隱居士每從南湖
智連法師問法要魏公嘗曰師於禪律亦
貫通邪師曰冰泮雪消固一水耳又問華嚴

般若何太支離師曰支離所以為簡易公脩
然有省及帥閩歸里乃於東湖創月波山放
補陀巖結洞室以安大士奉 德壽殿書潮
音洞以爲額首延覺雲高第則約法師專講
智者教舒觀燒初是公攝昌國鹽監借鄒
陽程休甫汎海謁補陀山忽一僧指巖頂有
寶可以下瞰方晤仲閒公與衆見大士金色
身相而公復見雙齒出脣際如珂玉喜尉作
禮而退暨歸寺日已暮一長身僧來訪語公
歷官至太師且云公是善終文潞公也它日
入相主上欲用兵須力諫之後二十年當與
公會於越語畢遂去乾道初以故相鎮越有

道人自稱暮景先生與公有舊孟命延之索
錄大書曰黑頭禿相重增萬里風光碧眼胡
僧曾共一宵情話聽筆竟出公大驚因追思補
陀事知長身僧及道人皆大士示現相距正
二十年云錢經姑婿贈贈觀心經一丈軸
述曰趙王出仕之初登補陀覲大士聞長
身僧之言許亡日爲師相且囑其諫君上
勿用兵其後魏公果勸孝宗北征
趙王諫之不從及符離兵敗沒歸見上上
迎謂沒曰此行甚快史浩意蓋大士預囑
時機知南北勢分未可以合故囑公與諫
以免生靈之塗炭也

史魏公過金山覽梁武帝水陸儀軌之盛謂
報恩度世之道在是乃於月波山創殿設十
千像與名僧講究製儀文四卷以四時修供
爲普度大齋莊嚴俎豆之器繁約折衷諸
讚唄之音抑揚有節鄉城諸刹莫不視此爲
法。國學生王日休龍舒人爲六經訓傳數
十萬言一旦捐之曰是皆業習非究竟法吾
其爲西方之歸乎自是一志念佛日課千拜
一夕厲聲念佛忽云佛來接我也屹然立化
邦人有夢二青衣引之西行日休爲淨土文
行於世嘗爲之說云儒者或以釋氏之徒無
戒行故輕其教者豈可以道流不肖而輕老

子士人不肖而輕孔子釋氏之教有世間法有出世間法其世間法戒殺盜婬儒釋未嘗不同其不同者釋氏之出世間法也儒家止於世間故獨言一世而歸之於天釋氏知屢世而能具見羣生業緣本末此其不同耳述曰王龍舒之爲儒也固嘗爲六經作訓

釋六

十六

傳矣潛心學古非世儒之常流也及盡棄其學而學佛必有一定之見今人爲儒未及於龍舒而欲以汎汎口舌效韓歐排佛之失言是皆未足以知兩家之道本不悖也至若世間出世間之說雖未盡理謂佛能具見羣生業緣本末此得之矣蘇黃諸

公誠知此伊洛先輩徒能以道自任以故時有排斥然不足以知此義也

淳熙元年二月賜內帑於上竺建藏殿及賜大藏經皇太子爲書殿榜。四月召鴈山靈峯中仁禪師入對禁中。五月召靈隱遠禪師入對便殿。

二年三月駕幸上竺炷香禮敬大士詔建護國金光明道場賜白雲堂印今天下三學諸宗並詣白雲堂公舉用印申明有司。六月召上竺訥法師獨對內觀堂。十二月遣中使至阿育王山迎佛舍利塔上瞻禮之頃見塔上有如月輪它日復見如水晶者敕迎往

東宮皇太子見相輪上疊若水晶貫珠
三年正月迎舍利於碧琳堂上見塔角有光
若金珠者敕內侍奉塔還山具齋以謝靈照
○敕福州依天聖二年已降聖旨天台一宗
教部付開元東禪鑲版入藏先是慈雲式法
師奏乞天台教文入藏詔可之○二月詔台

略六

上七

州報恩德光禪師入住靈隱十一月入對選
德殿上問曰釋迦雪山六年所成者何事師
曰將謂陛下忘却上說賜號佛照禪師師覽
四年八月參政錢端禮微疾請平田行機極
師入卧內跌坐謔笑忽謂機曰地水火風暫
時湊泊昧者認爲自己從上諸聖去住自在

今吾如是豈不快哉遽斂目而逝公與機同
參護國元禪師世知其有悟入晉唐○召靈
隱光禪師晉唐入殿進宗門直指上問浙東名
山太白玉几之外以何爲勝師曰保國護聖
國清萬年上說當時侍臣咸皆歎賞以爲名
對○唐焚三藏譯大般若經成六百卷有鳳
城雪月大師大隱用難信解品一百三卷行
通闕之法以授後人 本朝淳熙間有沙門
不知所從來車載此經至四明甬東行道中口
浪浪誦不輟里人沃承璋遇諸塗問之曰我
輩上經皆能背誦承璋初不信試抽數卷對
誦之頃刻即度始大異之徐叩其故沙門曰

是有闍法焉能通其闍則百三卷之文皆可
背誦承璋欣然願受教既通復教其妻子奴
婢闍門皆能通誦乃刻板行闍法以化世人
丁酉印本有詳錄

述曰嘗考經闍盡百三卷凡八十四科今
教卷諸文稱八十一科名色者當是相承
之誤沃本巨室初不信法由沙門一化乃
能皆通般若然不知回向淨土其沒也生
日本爲國主皆有銘曰大宋沃承璋日本
人說若此爲客月說同在如乃能闍通沃
本州經闍一經時與有發求受者乃闍用沃
五年御書太白名山賜住山了朴禪師印書

七年召明州雪竇實印禪師入見上問曰三
教聖人本同此理師曰譬如虛空初無南北
上曰但所立門戶異耳故孔子以中庸設教
師曰非中庸何以立世間華嚴有云不壞世
間相而成出世間法上曰今時學者祇觀文
字不識夫子心師曰非獨今之學者當時顏
子爲具體祇說得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如有
所立卓爾亦未足以識夫子心夫子亦曰二
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以此而觀當
時弟子尚不識夫子心況今人乎張商英有
云唯吾學佛然後能知儒上曰展意常作此
見上又問曰若莊之教何如師曰可比佛門

中小乘人耳小乘厭身如桎梏棄智如雜毒
化火焚身入無爲界正如莊子形固可使如
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老子曰吾有大患爲
吾有身大衆人則不然度衆生盡方證菩提
正如伊尹所謂予天民之先覺者也將以斯
道覺斯民也如有一夫不被其澤若已推而
內之溝中也上大說即日詔住徑山亦錄文
○詔佛照禪師德光住阿育王山十一月召
對內殿賜妙勝之殿四字爲釋迦舍利殿額
八月上製原道論曰朕觀韓愈原道論謂佛
法相混三教相紂未有能辨之者徒文煩而
理迂耳若揆之以聖人之心則無不昭然

矣何則釋氏窮性命外形骸於世事了不相
關又何與禮樂仁義者哉然猶立戒曰不殺
不嫚不盜不妄語不飲酒夫不殺仁也不嫚
禮也不盜義也不妄語信也不飲酒智也此
與仲尼又何遠乎從容中道聖人也聖人之
所爲孰非禮樂孰非仁義又惡得而名焉磻
如天地運行陰陽若循環之無端豈有春夏
秋冬之別哉此世人強名之耳亦猶仁義禮
樂之別聖人所以設教治世不得不然也因
其強名揆而求之則道也者仁義禮樂之宗
也仁義禮樂固道之用也楊雄謂老氏棄仁
義絕禮樂今迹老氏之書其所實者三曰慈

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孔子曰節用而愛人
老氏之所謂儉豈非愛人之大者邪孔子曰
溫良恭儉讓老氏所謂不敢爲天下先豈非
讓之大者邪孔子曰惟仁爲大老氏之所謂
慈豈非仁之大者邪至其會道則互見偏舉
所貴者清淨寧一而與孔聖果相背馳乎蓋
三教未流昧者執之自爲異耳夫佛老絕念
無爲修身而矣孔子教以治天下者特所施
不同耳譬猶耒耜而耕機杼而織後世紛紛
而惑固失其理或曰當如何去其惑哉曰以
佛修心以道養生以儒治世斯可也其唯聖
人爲能同之不可不論也

十年上親注圓覺經成賜徑山寶印禪師刊
行於世
十一年上竺左街僧錄若訥制子洪惟聖朝
運用唐制立試經度僧之科竊詳大宋高僧
傳洪覺範僧寶傳所載自建隆開國至于南
渡名德高行皆先策試法華然後得度以由
此經是如來出世一化之妙唱羣生之宗超
羣唯七卷繁簡適中故學者誦習無過典不
及之患自唐至今五百年來貽垂令典雖下
及萬世可舉而行唐世之式遠矣及我
朝而甚詳如文臺湘山錄載國初潭州僧
童試經此州郡比試也歐陽歸田錄載執政

宋綬夏竦同試童行此朝廷開試也若僧史略載朱梁時不許私度願出家者入京比試竊詳三書之意當足天下童行先就州郡試中然後入京執政開場親監覆試第名奏上乃下祠部給牒若特詔疏恩如建隆八千僧太平普度十七萬則又不在試經之限或謂有廟國用者則將對之曰但於每歲以千牒為試經之擬即以千牒之資均於餘牒俾不能誦經而格於財者亦得求度厭今天下僧冗矣試經以行古道貴牒以限常人誠足以復祖宗之成法救末流之冗弊也上可其奏付執政下僧司具格式以供申不明竟為

中書所沮。建興福院成先是上竺訥法師屢以疾求閒上曰且賜地築室一二年後彼此作閒人水邊石上共觀無生至是以賜師為佚老授兩街都僧錄東宮為書歸隱扁其室十六年上遜位于皇太子選養重華宮稱壽皇。壽皇召慧光若訥法師入內殿注金剛般若經書成上積日披覽益有省發光宗神宗時三子聖明孝奉親喪紹熙二年十月慧光法師入寂謚宗教廣慈法師塔曰晉旆五年四月刑部都官陸沅沐浴冠服就寢而

化將殮忽聞蓮華香氣自口鼻噴出沆號省
 菴居四明鄞之橫溪毒晨起誦法華日一過
 者三十載年登八秩增至三部為詩見志有
 清晨三度到靈山之句又閱大藏誦佛號凡
 天台教門少林宗旨無不博究新修藏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七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八

說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十五

寧宗光宗子十母九日奉詔後李氏本茂度

說

慶元三年荆門軍中忠翊郎趙善瑩狀當陽
縣玉泉山景德禪寺為隋智者禪師開山道

場蜀將軍閔王奉智者為師祈禱屢應乞賜
加封敕宜賜靈惠大師

嘉泰二年餘杭南山白雲菴道民沈智元乞
賜敕額臣寮言道民者遊墮不逞喫菜事魔
所謂姦民者也自植黨與十百為羣挾持妖
軟孽替愚俗或以修路建橋為名或效誦經